3版 高郵日報
副刊
2025年6月6日 星期五
乙巳年五月十一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纪　蕾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周同

孟城驿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代际密码与乡土叙事

——读周荣池《父恩》

□ 周游

在城乡文明剧烈碰撞的裂缝间,周荣池的《父恩》犹如一柄柳叶刀,精准解剖着传统父子关系的基因链。这部作品超越私人记忆的疆界,在个体叙事中浇筑出转型期中国乡村的精神群像——当城市化进程碾碎最后的农耕图景,父亲们以沉默为铧犁,在代际鸿沟间开垦出情感嫁接的试验田。

当现代文学热衷于解构父亲权威时,《父恩》固执地勘探着传统父权的地质层:那根挑过饥荒年景的榆木扁担,既能撑起全家生计,也能在宗族械斗中劈出裂帛般的呼啸;那壶混着血沫的烧刀子,既灼烧着被城市化浪潮遗弃的屈辱,也温煮着对早逝妻子沉默的思念。周荣池用考古学家的严谨,将“父亲”这个文化标本置于显微镜下——他在村头赌酒时吼声震天,却在孙女生病时摸黑采药;他咒骂命运如仇寇,却把拆迁补偿款叠成整摞塞进儿子公文包。作者刻意剔除道德粉饰,让父亲以“暴躁、粗鲁”的本真样态裸裎:他对“儿老子”既寄托着宗族跃迁的赌徒心理,又深陷土地伦理解体的惶惑。这种祛魅式书写将父亲还原为文化标本——当推土机轰鸣着铲平祖坟时,他的顽固恰是农耕文明最后的免疫系统。

书中父子互动呈现出独特的“土壤力学”。没有涕泪横流的拥抱,缺失戏剧性的冲突爆发,却在购房契书签署、农具收纳妥协的日常褶皱里,生长出后乡土时代的情感算法。这种“静水流深”的相处模式,实则是两种文明形态的微分方程:父亲炫耀的城居生活,暗含着农民突破阶层的密码破译;儿子劝阻的每次冲动,都是对农耕思维的系统升级。当血缘纽带遭遇现代性解构,传统孝道异化为责任函数,又在代际谈判中演算出新型伦理——正如父亲摆弄智能机时的笨拙,儿子目送三轮车远去时的哑然,都在解方程过程中求得近似解。

周荣池的白描技法自带人类学透镜。对村官、乡师、老农的速写,构成转型期乡村的社会切片:黎先生宿命般的酒瘾,高先生执拗的耕读传家,共同拼贴出乡土中国的精神染色体。这些“碎嘴顽固”的乡民在资本洪流中,依然遵循着农历节气的情感编码。作者以人类学田野笔记的克制,记录着村庄的熵增过程——坍塌的社庙与留守的老者形成隐喻闭环,而父亲们的坚守则化作文化人类学的活体标本:当青壮劳动力成为城市齿轮,唯有父亲的旱烟杆仍在村口计时,用明灭的火星为消逝的农耕文明标注经纬。

《父恩》的文学突围在于重构散文的语法规则。它既规避了传统怀旧散文的抒情通胀,又挣脱了非虚构写作的实证枷锁。周荣池创造性运用小说家的叙事拓扑:父亲醉酒后颤抖的酒杯构成情感函数的关键变量,老正松擦拭农具的永恒仪式则是时间矢量的空间投影。在情感编码层面,作者采用“低温写作”策略,将对父辈的复杂情愫编译为“必须养育”的责任代码,这种克制的二进制表达,反而释放出超越抒情修辞的情感算力。

当推土机的阴影笼罩最后的稻田,《父恩》为消逝的农耕文明竖起精神界碑。父亲龟裂的掌纹里,不仅镌刻着家族迁徙的拓扑图谱,更暗藏着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基因测序。那些沉默的对抗、克制的妥协,最终都降解为文明代谢的氨基酸——父辈以血肉为培养基催生城市新芽,又在代际谅解中完成文化基因的跨物种转码。这部作品的终极价值,在于它撕破“父爱如山”的抒情幕布,将中国式父子关系的拓扑结构暴露在现代化手术灯下:那不仅是血脉的遗传算法,更是两种文明形态在历史进程中的动态博弈。

在汪曾祺家作客

□ 刘翔驹

我的爱人张菊芬与汪曾祺妹妹汪锦纹很早就认识,上世纪六十年代她们曾一起插队卸甲公社南尤大队。我与汪锦纹是新巷口小学同学。

1993年,我的女儿刘敏慧从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毕业后,又考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校要求做一次新闻采访,采访一个名人,她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汪老。女儿在上高中的时候,她的语文老师王俊坤告诉他们,汪曾祺不仅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写得清新自然、淡泊明志。但是女儿觉得汪老名气大、高不可攀,忐忐忑忑试着联系了一下,结果很快得到汪老的回复,而且有幸得到他的款待,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汪老。她采写了《潇洒为文情亦真——汪曾祺印象》一文,发表在1993年3月17日《中国证券报》。

有了女儿与汪老的第一次见面,我们一家三口于1993年5月的一天下午去汪老家拜访。汪曾祺那时住在蒲黄榆,楼下的人对我们说,这个老头子现在走时呢,见他还不容易呢。

到了汪曾祺家,我们天南地北侃起来了。谈话的内容很丰富,高邮的事情汪老知道不少。他问我,你知道朱延庆家门对子是什么内容?见我说不出,他说:及时云雨疏龙甲,得意春风快马蹄。我说,佩服佩服。

汪老叫我谈谈我所知道的高邮故事。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找点材料写文章。我就把看到的听到的一些高邮人事说给汪老听。汪老说,大家谈谈玩玩,心情舒畅。

老家的竹园

□ 卢世平

在我的老家南园,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我家屋后曾经有个竹园。竹园不大,但竹子长得很茂盛,郁郁葱葱,吸引了各种鸟儿在里面筑巢嬉戏。每天早晨,竹林里的鸟就会准时唱歌,独唱、合唱、对唱,或婉转或粗犷,高低起伏,交相呼应,把南园渲染得热闹无比。

记得七八岁时,我与大哥家三个小孩每天从大卢村学校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书包一甩,钻到竹园寻鸟窝、捉迷藏,竹园几乎成了我们儿时的游乐场。

夏秋交替时节,是各种鸟做窝孵蛋、生儿育女的旺期。一次,我在竹园东北角寻到一个鸟窝,离地面约一人高,心想,这么矮的鸟窝怎么没有被人发现?正在纳闷时,身上被什么东西拽住了,直觉告诉我,衣服被枣树刺扎到了。凭经验,这时绝对不能慌,枣树刺又尖又硬,硬拽是拽不下来的,只有顺着刺的方向将身子往后退,然后用力折断枣树枝。打开一条通道后,慢慢往鸟窝靠近,脚一踮,头一伸,手一摸,圆圆的鸟巢里齐刷刷排列着六只肉乎乎的小鸟,肚子大大的,还没开眼,好可爱。小鸟听到声音还以为是鸟妈妈回来了,个个伸展着翅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看到一个个可爱的小肉鸟,既不会跑,又不会飞,不如等羽毛长齐了再来捉,但又放心不下,怕被侄子他们抢先抓去。于是,便主动向他们公开秘密并约定,这是我发现的,不准他们去抢我的小鸟。侄子们倒也听我的,点头答应。

就这样,我每天都要到竹园看望小鸟。又过了二十来天,忽然看见小鸟站在鸟窝的沿口向上跃动着翅膀,感觉要飞出窝了,如再不把它们捉住,就有可能飞走了。于是小心翼翼地将六只小鸟抓进我自己做的鸟笼里。从此,我每天一大早都要到野外捉小虫喂小鸟,全然不顾鞋和裤管被露水打湿。

一天中午,我把鸟笼放在饭桌上,去房里拿鸟食,眨眼工夫,只听得小鸟一阵狂叫。我赶紧出来一看,天哪,六只小鸟竟被家里的大花猫三下五除二咬死了三只。多残忍呀,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没有了!都怪我,如果不把它们抓回来,就不会惨遭毒手,于是,我把剩下的三只小鸟放飞了。此后,我再也没有掏过鸟窝。

我家的竹园成了我心灵的一片净土。每当心情烦闷或是学习中遇到难题时,就独自走到这片静谧的竹园,阳光透过竹叶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如同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又让我心生欢喜。微风吹过,竹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语着什么秘密,又似在诉说着古老的传说。

87岁的大哥告诉我,南园的竹子叫刚竹,为禾本科中药材,以根、果实入药。能祛风热、通经络、止血,主治风热咳嗽、气喘、四肢顽痹、筋骨疼痛、妇女血崩等病症。民国初期,爷爷到镇江茅山还愿,道长说,清末以来战火连绵,茅山道教宫观庙宇多遭焚毁,观内有几十棵刚竹,我们留着也没用,你们是中医世家,又在江北僻远农村,挖回去种植,可以治病救人。

印象中,1979年我考到武宁乡中学,后来回到南园就发现屋后的竹子越来越稀少,有的竹子还开着花。就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说,竹子不是年年开花,一生只开一次花;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竹子开花,马上搬家”,意味着只要开花,竹子就要死了。当时感到很神奇,后来才知道,竹子也有一定的生长周期,一般60年左右,这样说来,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一切只是生命的正常代谢罢了。

重建南园后,我56岁那年,从淘宝上购买了56棵金镶玉竹栽在南园的门前与屋后。几年来,竹子已经长到两米多高,放眼望去,其竿色美丽,如根根金条上镶嵌着块块碧玉,微风吹过,刷刷声不绝于耳,让人心旷神怡。

老家的竹园不仅是我的休憩之地,更是我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我倾听自然的声音,感受生命的节奏,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宁静,懂得如何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到高邮寻访汪曾祺先生

□ 程宏斌

因为一个人,我关注高邮这座京杭大运河边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经很久了。那个人就是汪曾祺先生。近年来,我陆续读过他很多散文和小说,他的文字朴实、温馨而充满灵性,初读平淡,细品却回味无穷,我很是喜欢。《端午的鸭蛋》《大淖记事》《菰蒲深处》《受戒》等作品很多人物、场景和风土人情都是以高邮里下河水乡为背景的。因此,这次扬州行的一个重要行程就是到高邮寻访汪曾祺作品中留下的那些印迹。

从扬州东站到高邮站,高铁十几分钟就迅速抵达。在我们下榻的宾馆,华丽的大堂里摆放着许多高邮特产,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阅读区,古色古香的门框上刻有一行字——“汪曾祺书吧”,书架上摆满了书,最显目的位置当然是留给汪先生了。

按照事先的攻略,我们旅行的第一站就是汪曾祺纪念馆。纪念馆位于老城傅公桥路(原科甲巷)69号,2020年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时正式开馆。纪念馆整体建筑犹如一摞摞厚厚的书错落地叠放,还有几本书角仿佛被微风吹起。外墙呈暖灰色,即使在寒冷的冬日,也让人感到别样的温暖。正对傅公桥路的一段砖墙上镶嵌着一幅汪曾祺先生手指夹着香烟、望着远方凝神思考的头像和《端午的鸭蛋》《大淖记事》《人间草木》《受戒》《沙家浜》等经典作品的铭牌。

到汪曾祺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走进纪念馆,仿佛来到一个充满温情与故事的世界。展馆由“百年汪老”“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家乡的人和事”“为人为文”“怀念与传承”五大主题组成,北厅、南厅、东厅依序以“我的家乡在高邮”“大师风范”“永远的汪曾祺”为展陈主题,一张张照片、一页页手稿、一帧帧影像展现了“小说家汪曾祺”“散文家汪曾祺”“戏剧家汪曾祺”“美食家汪曾祺”“诗联书画汪曾祺”“老头儿汪曾祺”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我尤其喜爱“散文家汪曾祺”的角色。记得多年前买了他一本散文集《人间草木》,选材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物,花鸟虫鱼、草木山川,在他的笔下仿佛都有了灵气,充满着诗意和哲理,温暖而有趣,宁静而美好。当我们工作遇到不顺、生活遇到坎坷时,一句“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道出了家的温暖与安宁,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繁杂,家是我们永远的港湾,亲人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质朴与真实,更加珍惜平凡日子里的幸福与安宁。

漫步在纪念馆,我们仿佛隔着时空,仰望着笑意盈盈的汪先生。他戴着鸭舌帽,不时吸一口香烟,慢悠悠地给我们讲述西南联大和众多大师的趣闻轶事;《受戒》中明海与英子的纯真与美好;《大淖记事》里巧云与十一子执着的爱情;《沙家浜》春来茶馆里阿庆嫂智斗刁德一的场景;《人间草木》中感受到的人间意趣和浓浓的烟火气息。

汪曾祺深深地热爱高邮这片温润的土地,并将他的情感融入到清澈纯真善良的文字中。他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他的文字里,总流淌着水乡独特的韵味,像高邮湖的咸鸭蛋,蛋黄红得流油,蛋白嫩得透亮;像东大街老作坊的酒,浓郁而芬芳,醇厚而悠长。更多的人从他绝美、灵动、温情的文字中认识了高邮这座小城。

纪念馆静静地矗立,如无言的丰碑,它承载着家乡人对汪曾祺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

从纪念馆走出,马路对面是“二子蒲包肉”店铺,据说这是《异稟》中王二的后人开的,橱窗上贴着汪曾祺作品的复印件,广告效应还是蛮大的,有不少游客在排队购买。与纪念馆一墙之隔的竺家巷9号是汪曾祺故居,汪老曾在《我的家》里详细描述过,如今是高邮市文物保护单位,暂不对外开放。

门前的东大街依然保留很多昔日的光景,两旁的店铺浸透浓浓的市井气息,“高邮咸鸭蛋”“阳春面”“春来茶馆”“汪豆腐”“汪氏家宴”的店招不时映入眼帘。老街上人来人往,散发着水乡特有的味道。

南门大街保留着明清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商行店铺鳞次栉比。馆驿巷的孟城驿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始建于明洪武八年,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古代驿站,被誉为中国邮驿的“活化石”,也是高邮因“邮”而生、因“邮”而兴的起点。

文游台值得登高一览的,它是古秦邮八景之一,也是高邮名胜古迹中最出名的。因苏轼过高邮与本地先哲孙觉、秦观,寓贤王巩等集会于此,饮酒论文,故名文游台。宋朝以来,一直吸引四方文人学士前来访古拜贤。景区内有四贤祠、盍簪堂、秦观读书台等古建筑。汪曾祺在《文游台》一文中介绍了儿时到文游台看戏游玩的场景,并对同乡秦观(字少游)感叹不已。也许是有过相似的经历吧,他写道:“秦少游是高邮的骄傲,高邮人对他有很深的感情,除了因为他是大才子,国士无双,词写得好,为人正派,关心人民生活……还因为他一生遭遇很不幸。少游晚年诗词颇多伤心语,但他还是很旷达,很看得开的,能于颠沛中得到苦趣。”如今,文游台景区内设有秦观词社、汪曾祺文学馆等展厅,高邮人引以自豪的“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在此相遇,也是一种惺惺相惜的缘分吧。

高邮湖还是一定要去的,它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观赏高邮湖落日已成为热门的网红打卡地。1991年汪曾祺第三次回故乡时曾和夫人施松卿到高邮湖观光,照过一张照片,微风吹拂着他们的白发,两人都笑眯眯的,一个在讲,一个在听。听到友人戏称他们是“高邮湖上老鸳鸯”时,他敞怀大笑不已。

下午三四点钟,高邮湖大堤上陆续来了很多的车和人,湖面的风徐徐吹来,岸边的芦苇随风摇曳,不时有水鸟掠过湖面,发出轻快的鸣叫声。随着夕阳缓缓西下,橘黄色的余晖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如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让人们惊叹不已。

如今,高邮的街巷依旧,咸鸭蛋和蒲包肉的香味依旧,古老的大运河上船来船往,焕发着勃勃生机。只是那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路上的可爱的老头儿”(铁凝语)已经不在了。但他的文字,如高邮湖上清澈的月光,永远照亮着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水乡小城。